

美文经纬

辽宁散文丛书·1

康启昌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

1434

纪元

· 卷 ·

美文经纬

● 辽宁散文丛书 · 一

● 康启昌 主编

●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美文经纬·纪元卷
MEIWEN XILIE
——辽宁散文丛书(一)
康启昌主编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铁路局印刷厂印刷
字数:1,020,000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5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责任编辑:邓荫柯

封面设计:杜凤宝

ISBN 7-5313-1196-8/I·1073

总 定 价:68.00 元(17 卷)

寻求知音

邓荫柯

崭新的时代，激荡起开阔昂扬的精神风采。丰厚的沃土，孕育出淳朴而又富于灵性的文学创作。钟情于散文这一古老而年轻的文学样式的朋友们艰辛而专注地耕耘着、创造着、编织着、寄寓着我们共同心愿的梦幻。

我们的散文创作无论是在艺术质量还是在创作规模上，都是前无古人的。从来没有这么多成熟的散文作家同时活跃在散文的舞台上，形成一个相映生辉的星座。抛却精神枷锁，同上高楼，望断天涯，开拓出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或记载时代的深刻变革，或描绘内心世界的涟漪，或礼赞祖国山川的瑰丽景色，或抒写人与自然的交流感应，或传达种种美好怡人的生活情趣……总之，以我们的真情、灵感、想象，神驰万

里，思接百代，营造追求美、创造美的园囿。而每一朵花又都具有无可重复、无可替代的色彩和芬芳。或深沉凝重，传达出严肃的沧桑之感；或婉约清丽，体现出高洁细腻的精神品格；或轻松幽默，显示出旷达乐观的美好天性。每一册薄薄的书卷，都是一部厚重的人生经历，向读者展示出一个美好的灵魂。

在这个物质生活急速进步而精神世界又面临商品潮流侵蚀的世界，执著地献身于散文创作这一清苦而又艰难的事业的朋友们都有一颗忠贞而火热的心。不为流俗所动，不改初衷，忠于自己的文学理想，为保持和提高民族精神素质，为赓续伟大的中华文明，跟随古代和现代散文创作的脚步，继续坚定而沉着地创造、思考，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散文作品，并且坚信，会有更多的知音，理解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寂寞，加入我们的行列。

序

党兴昶

不到而立之年的纪元，将有散文集付梓，自然使人欣慰。邀我作序，虽自知浅陋，却答应的很是痛快。关于纪元，关于纪元的散文，我该写些什么呢？

初识纪元，是在一个平淡的下午。那时的他，20来岁，高挑个儿，衣着严整，皮鞋擦得也亮，既具古典的儒雅，又有新潮的恣肆。当时，一抹斜阳，照在他清瘦的脸上，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眼镜片的后面，一双眼窝似含泱泱泪水，像有一点点忧郁。我还得知，他在一家比较大型的工厂里做事，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也常参加诸如时装表演、舞会、朗诵等一些在我看来很没劲的活动。其时，我还不知道他正钟情于文学并有所尝试。

过了一些日子，他郑重地交给我一叠诗稿，诗虽写得清纯、灵动，我似也没大在意：年轻人嘛，总会涌几朵冲动的浪花，赶一赶时髦……后来，我已记不得我们是怎样熟悉起来。只是忆起和我很要好的一位同事曾说过，那些和我们混得很熟又能成为朋友的文学爱好者，总是有他自身的魅力把我们所吸引。

像一颗悄然升起的小星，纪元汇入了我心灵的天河。

本市最大的一家图书馆，和我的所在单位只有一道之隔。每当我去图书馆查阅资料或从临街的阅览室前走过，常常会看到纪元俯身攻读的身影。往往我能看到他，他却无暇顾我，本来就有些木讷的人，这阵子就更显得发呆。他也常到我家里来，也是很少讲话，打一个手势或者浅浅一笑，在他看来就算作了千言万语。有时他翻一些书带走，有时干脆就坐在桌前，不声不响地看着你，或吞读那些从天南地北寄来的锦绣文章。凭着直觉，我猜想他原有的生活规范在遭到破坏，某方面的精神支柱在发生动摇，有一种潜生暗长的东西正搅得他寝食不安。那就是真、善、美滋养的文学幼苗正在他心中摇曳，使他拥有了一片新天地、新景观。后来好久不见，我听说他徒步去追溯辽河源了，就他一个人，迎着早春的风沙，去感受历史的凝重和生活的艰辛。渴了，就掬一捧辽河水；饿了，就找老乡随便讨一

点什么充饥；夜里就睡在辽河边的马棚里或小学校里。从那以后，或三五结伴，或孤身一人，他又走了不少地方。我想，他不是做样子给人看，而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得到了强有力的震撼。久而久之，他似乎也变了一个样子，显得老成了不少，所写的东西，也就扎实了许多，耐读了许多。

我常想，一个爱好文学的人，一旦领悟了生活的真谛，深谙了文学的精髓，就不会把文学仅仅当作谋生的手段（尽管有可能成为）或是当作这个那个的敲门砖，而应该成为喂养生命的血浆。怎么说呢？时下确有一些不利于文学事业发展的花样，在诱惑着一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在我的印象中，纪元不屑于那些形式上的花花朵朵，也不去参加商品交换式的这个赛那个赛。他说，只要在文学的河流中浸泡着，哪怕是不声不响，也是美好的、幸福的，不声不响也是歌。可以说，为了热恋着的文学，特别是对于散文这一文学样式，纪元确是不声不响地下了不少苦功。他的一些作品发表在国内较有影响的报刊上，被编入一些散文选集，有的还获了奖。“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老天爷没辜负他的甘苦辛劳。有的文友夸奖他、鼓励他，他却总是摇头，像个拨浪鼓——小孩子一样天真和虔诚。

有人说，辽北有一个写散文的青年群体。如果这个论断成立的话，除去几位年龄稍长者外，纪元可算作这个群体中很不错的一位。这并不

仅在于他的作品如何，而在于他在这个“群体”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我的耳朵里就灌满了纪元的话：“真好，××又写出了一组很不错的散文”、“××生活有了困难，应该帮助”、“××近期的作品少，怎么办呢……”当然，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都是和他差不多同时起步的文学青年。不仅说，能够为朋友做的，他总是身体力行。我还发现，细心的纪元还为每个朋友建立了“艺术档案”。哪位在哪里发表了什么作品，哪位大大咧咧地丢失了稿件，哪位忘了通讯地址……到他那里将会毫不费力地找到。就在本套丛书的主编约他编一本他本人的散文集时，他还和我说：“没劲，还是给我们大家编一本好……”

这就是我要写的纪元。对于纪元的散文，就只好请读者自己去品评了。是为序。

1993年初秋

目 录

例序：寻觅知音	邓荫柯(1)
序	党兴昶(3)

河 族

河之梦	(1)
水之吟	(11)
无名河	(14)
忘忧河	(16)
河边随笔	(18)
河族	(22)

十年一梦

小站备忘录	(26)
山悟	(31)
流不出眼泪的日子	(34)
永远的校园	(40)
孙老师	(45)
梦回故乡	(49)
山地童话	(52)
十年一梦	(57)

雪地温馨

为自己唱歌	(60)
月亮女孩	(64)
雪沃新年	(67)
看不透的黄昏	(69)
带回一束唐菖蒲	(72)
最后一枚柳叶	(74)
雪地温馨	(75)

动物小品

动物小品	(78)
------------	------

无法清高

人过三十	(88)
------------	------

那么让我变成一条蛀虫吧	(90)
愧对妻儿	(94)
逝去的温情	(97)
荣誉室	(100)
无法清高	(102)

梦境的延续

到秋野上去	(108)
长夜如歌	(112)
阳光的启示	(116)
山地回忆	(118)
老龙口随想录	(121)
夏夜,散步最好上山坡	(124)
相信自己	(126)
小院人家	(128)
五穗玉米	(130)
寂寞的琴弦	(132)
梦境的延续	(134)

管见

心灵解放与文体解放	(143)
-----------------	-------

河之梦

我躺在这里已很久很久。

我躺在这儿。天格外的蓝，以至辽阔使整个身心都轻灵起来。深绿的树梢，砖红的瓦顶，还有远天淡淡的絮状白云，都惬意得极为自然。脚前不远，河水舒展地流着，我已忘记了这是什么季节，什么地方。背后太阳温热，只是听惯了的上班铃没响着，向来准时的街头广播也不曾吵嚷，漫漫行在我悠乎的思绪，无一丝阻梗，无一丝顿滞，我真真陶然于脱离城市的幸福。

抬头，是平展展流动的太河；她像一条淡蓝色的缎带逶迤而来，颜色却越近越暗，至眼前已混沌成一张黄草纸了。自然的变化竟是这样地神奇而迅始。不知哪一年。也是在春天，我来看过她咆哮的凶态。虽然事过已久，我却依然相

信，那是一条能改变人的河。如果你想出游，如果你厌烦了身边的世界，那你就去看她，但不要带更多的朋友。我就是一个人，带着一颗疲倦的心上路的。

A

静静地走，一个人。

逆风劲吹，沙烟悠扬，拉上风雪帽我便倏地钻进这迷蒙的旷野。风撕扯树枝、草叶的声音和她不息地推动我的手感，都令人十分舒服。河水是棕色的，它涌起的浪线是白色的，很亮。他们整个地拥有一种节奏，而且独具内容，你初感平和、温馨，继而时时受触，倍觉震撼，这时你若停得下来、静得下来，凝神闭气，那你一定会大彻大悟，甚至有所成立。但我实在无能人为地织造圣地，更不敢以一点浅淡的心理经历号召与人，或者说，得道只能在于自己。渡过沙岗，便是一条傍河的泥滩，面对一行清新的脚印，我沮丧。是谁呢？我以一种敌对的心情激忿良久，才渐次平静，进而释然。是啊，天高极，海深极，大路多极，有限的几个人，算得了什么呢？

走在河岸，紫茄子花因生于黑土地而叶片丰盈花瓣厚密，一片片连成紫色湖泊，傍地的绿草或者长得过于迅猛，四下招展湿润和清新的

气味，只要河水长流，河岸就长荣不衰。大河在眼前拐了个弯儿，水很急，呛起浪来，几米开外挟沙打得人脸生疼。那气势，就连我这等心理略丰的精壮男儿，亦不免有些寒蝉若噤。有位老师说她是一匹雪白的骏马，日夜奔驰在东北大平原。那他一定是从天上看的。其实，她是一匹挂满白色旋毛的棕色雪花连钱马，一路狂奔，而且时时以从你头顶一跃而过的气势，甩给你一个富于挑战意味的坚强眼色。而单单听她激荡不已的胸音，也着实够人心荡一阵子了。

自己走路，满眼广阔的田野有许多寂寞，孤独的旅途不能没有一位朋友，管他是老人孩子，亦或是少妇。这时我才理解一个朋友的荒唐。那是个常年浪迹四方的人，他为此而有着许多不雅的故事。而我却不能，老人的愚顽，孩子的放浪，女人的腴腆，在我都是极大的障碍，我难得走出自己的圈子，但还是被曾经的自己所左右，迈不开真正的脚步。迎面三个孩子，推车而来，令人亲近。我站住，掏烟，或者能有几句对话呢。，孩子们的眼睛，透出大胆和天真，这也正是我无言以对的。

“是照相的吧？”

说话了，但不是对我，而是互相。

我笑笑。

“不是，不是。”另一个孩子说。

我拉下风雪帽，回头。

“记者，是记者。”三个孩子一起喊起来。

我默然。笑笑，味很苦。我是什么？烟终于没点着。

人渐渐多起来，一队队骑加重车放学的学生，一挂挂马车载一家家人从田里回家。我经意了。人们只是看看我，却并不关心，和我习惯的环境真是大不相同，这令我感到轻松，同时又不能不感到沉重。两边刨地的男女不时停下来，打量我，很快又低下头去大大方方地干起活来。只有土里刨食是实在的，别的一切，又有什么用！

B

太阳很快就落进暗夜里去了，黑幕一道道扯上，我在它的缝隙的光影里小心地走着。身边树丛连成一道绵绵的城墙，起伏有阙，远山以一条不分明的轮廓线形成风景。春夜来得早，夜来寒风重，我就在这样的路上走着。

小时候最怕走夜路，结实的趟绒裤子走一步“刷啦”一声，于是一遍遍回头，总觉得有人跟在身后，然而没有，心却紧了，脑袋也凉了，路越走越慢了，无可奈何时就想到唱歌，人都说能壮胆。可我的歌却极其难听，以至于一见人影便戛然而止。现在呢，两侧树影夹肩的道路，反映在视野里只是模糊的一道灰白。虫声夜影，当空

不知什么突如其来的惨叫，令人毛骨耸然。我自然而然地又想起唱歌来了。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唱歌已为我自己所感动，我开始喜欢听自己唱，或者说喜欢唱了。虽然我唱的仍然不好，但却比坐在那里看别人陶醉来得痛快。

夜路依然险恶，目的遥遥无期，有限的承受能力使人显得渺小，使人对其他有所寄托，这不，刚才还坚定如铁的信心在远远扫来的车灯的光柱里立时疲软下去；人却马上紧张起来，唯恐失去这机会。招手，叙述情由，出示证件、请求，再请求，然而就和事先想到的最糟的情况一样，司机拒绝然后扬长而去。一次，仇恨；二次，悲哀；三次，沉默；四次，震惊；五次，怀疑；六、七、八次则纯粹是为了证明。什么呢。文明泯灭了么？良心在病变么，人与人是否心在背向？希望的温暖，失望的屈辱，反差是那样的大，我为自己抱有那样多的依附别人的心理感到羞耻，进而决定惩罚自己。我罚自己跑，不许为灯光诱惑，直到不知在哪儿的宿处。

夜海渐渐下沉，我被淹没得更加深重，跑，我一刻不停地执行着自己的诺言。耳边夜的杂音淡下去了，响彻着的是自己沉重而急促的喘息。这声音听起来是那样地纯厚，又是那样地美